

下集

離山記

新水
滄傳

散髮主著

新 水 滄 傳

(集 下)

離 山 記

散 髮 生 著

香 港 南 天 書 業 公 司 發 行

新水滸傳

上中下三集

著作者：散

髮

生

出版者：香港南天書業公司

發行者：香港南天書業公司

香港淨仔軒尼詩道一〇七至一一五號
電話：七三七三九七・七二五九三二

發行人：李

吉

如

定價：全三集
精裝港幣廿六元
平裝港幣十八元

一九七〇年三月在香港印刷發行

新水滸傳
下集

離山記 目次

第一回

大事可遷延
深謀爭瞬息

人算不如天算
神機只是仙機

(一)

第二回

好夢久荒疏
小城初歷亂

走馬但尋佳麗地
憐才尤惜綺羅香

(二三)

第三回

虎帳春濃
箴言意遠

干戈不換傾城色
玉帛難償奪愛心

(四五)

第四回

天意豈如斯
芳魂長在念

星主有靈稱霸主
野花方落換名花

(六八)

第五回

吐屬早銷魂
京塵迷望眼

冰雪為神催入幕
形容可復欲回天

(九一)

第六回

妙手回春
佳人有恨

敢恃岐黃親要領
羞將短缺比閭官

(一壹一)

第七回

後顧無憂 上國衣冠稱太守
前車可鑒 下官宅第借夫人

（一三三）

第八回

小娼婦何其多 盡是神仙眷屬
大老爺有此潤 全憑糞土黃金

（一五五）

第九回

終古繁華一例看 且喝杯茶去
生平艷福千般好 錯帶個人來

（一七七）

第十回

柳巷接宮牆 軍令何如聖旨
鵬程期面首 偏門管領春風

（一九九）

第十一回

追逐香塵 狗肉最能消鳥氣
纏綿繡榻 官身只是靠龜婆

（二一九）

第十二回

雅興許加官 夜擁佳人宜哺酒
將軍呼斬首 屍橫帝闕宜更衣

（二四二）

第十三回

大法師有靈 找上了當頭太歲
賊官兒乏味 巧遇着落難嬌娃

（二六四）

第十四回

掄斧到堂前
負荆跪階下

幸有山人妙計
欣聆頭領哀言

(二八七)

第十五回

成竹在胸
丹書可鑒

天使有威招衆怒
黑廝無意立奇功

(三〇八)

第十六回

捷報頻傳
恩光又降

階下囚成座上客
眼前事比鏡中花

(三二九)

第十七回

權與勢相妨
淚隨聲俱下

怒指罪無可逭
喜在數己難逃

(三四九)

第十八回

進退正張皇
嫖研毋抉擇

燕語鶯歌春態溢
魂銷計拙病容新

(三七三)

第十九回

管領風騷
獨藏嫉妬

行樂疾揮免死狀
應時推出殺人刀

(三九五)

第二十回

護命仰宏恩
招魂驚覺夢

玉帛有情添感激
雲山無主倍悽清

(四一九)

大事可遷延 人算不如天算
第一回 深謀爭瞬息 神機只是先機

托搭天王晁蓋，在曾頭市中箭，傷重身亡，呼保義及時雨宋江，順理成章，坐上了梁山泊聚義廳的第一把交椅。這原是宋江與幾位最親信的心腹，如智多星吳用、鐵面孔目裴宣、聖手書生蕭讓、金臂匠金大堅等所精心設計，竭力所求的願望，一旦完成，其喜可知。

宋江坐上第一把交椅，可也並不是將這梁山泊的山大王看得很重要，他就是要取梁山全寨的無上權威，然後可以獨斷獨行，進行他夢寐以求的向朝廷活動招安，然後才能封妻蔭子，爲官作宰。宋江是深知山寨裏的一班兄弟，並沒有多少人同意他這主張。晁蓋在世，這話更是休提。因此，宋江登上寶座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將聚義廳改爲忠義堂。爲什麼？聚義，只是一班兄弟共同落草爲寇；必須加上一個「忠」字，就有了「忠君」的意思。既是忠君，當然就是接受招安，爲皇上家出力，可以做將軍，做元帥，甚至一品當朝做其宰輔。這才是完了宋江的畢生心願。這班梁山兄弟，懂得這意義的，都是幾名心腹；不懂這意義的，也只道改個名就改個名，有甚了不得？忠與義併在一道，

聽起來也還不錯。

然而，宋江在高興之餘，也有一些難過之處。第一是晁天王曾有遺言，誰捉得史文恭，誰就是梁山泊主。因此，宋江今天的寶座，還僅是暫代的性質。要宋江親手捉到會使毒箭的史文恭，提起來，就已使宋江心驚肉跳，這遺囑，就成了宋江心頭上的一塊大石。雖說吳用自認將來必有辦法，使這遺囑不能實現，怎奈，這是衆家兄弟一同親耳聽到了，豈能隨便變更？第二，招安之事，全無頭緒。派了一個黃安，在京師活動，而身小力微，銀兩花了不少，並未得到甚麼結果。第三，身爲一寨之主，竟還沒有一個稱心如意的押寨夫人，僅有一名非妻非妾非婢的李秋香，呆呆木木的暫供玩弄，究是一個未見過世面的鄉間女子，甚麼風流、神韻，一概全無，比起閻惜姣、朱玉蓮、宋玉蓮、白秀英、甚至張巧兒、王嬌枝等都差得很遠。尤其是見到一丈青扈三娘，與矮脚虎王英，居然夫唱婦隨，似是不勝閨房之樂，更將這位自命風流種子的山大王，暗自吞下了一肚子的烏氣！

本來，照衆兄弟之見，於情於理，一俟晁天安葬之後，就應出兵會頭市，爲晁天王報仇。但，衆家兄弟，個個敵愾同仇，一旦發兵，會頭市怎能抵敵得住？無疑的，會頭市即會被踏平，史文恭也必會被一位本領了得的兄弟殺却或生擒。如此一來，寶座就

有了問題。吳用貢獻的是拖延之計，使宋江做了大王之後，一班兄弟，漸漸習慣，大王就是宋江，宋江就是大王，那時候，即使有人擒得史文恭，最多只能坐得第二把交椅，一衆兄弟，一面要念及死了的晁天王的遺言，也同時不得不看活着的宋大王的金面。計是妙計，可是總不能大家守在山寨裏，無所事是，就易顯出宋江的私心。

就在這時候，吳用忽的想到了一個人，這個人，財富、名譽、本領，都是梁山泊所絕對需要的，如果使他上山入夥，則梁山泊真能如虎添翼。這人，就是號稱河北三絕之一的玉麒麟盧俊義。

吳用向宋江提到此人，宋江不禁嘆口氣道：「北京大名府的盧員外又怎肯與我們合夥，上山落草？」吳用笑道：「這也難說！只要動動腦筋，走多點曲折的路子，定有希望。小弟早探得他妻子賈氏，與他管家李固，發生了曖昧，一旦多利用些關係，使他無路可走，也非得好好的投上梁山不可。」宋江只得道：「這就看智多星的本領了！」吳用道：「其實，這也是望天打卦，不一定成功。但，我們山上，總不能無事閒坐，使得兄弟們老記着會頭市。必須用一件事，將他們的心意引開去，使哥哥顯出一些奇能，將來才好說話！」宋江聽得果然有理，忙道：「軍師真是我宋江的大靠山！」

就只這席話，吳用就開始了引誘盧俊義投奔梁山的工作。這段工作頗爲不易，卒使

盧俊義傾家蕩產，九死一生；而梁山泊也終於須得興動大軍，攻打大名府，花了很大的氣力與很多的時間，才將這位玉麒麟請上山來。也更收容了一班得力的兄弟，確使梁山泊更顯得威風。經此一役，宋江算是身爲大王之後，經歷了一次最大的陣仗，在衆家兄弟面前，也樹立了更高的威望。這時候，寶座也更爲穩定了。

正當山寨中一派興旺之氣，個個歡天喜地之時，那被派往北地收買馬匹的段景住，慌慌張張的逃回山來，說是與楊林、石勇一同買得二百餘匹好馬，不想道經青州，被一個名喚險道神郁保四的強人奪去，而且將馬匹全數送去了曾頭市，楊林、石勇也不知下落損了二百餘馬匹。原不打緊，該死的郁保四，竟將馬匹解獻給了曾頭市，這消息一經傳出，全寨都爲之憤然。剛剛被一團喜氣，沖淡了些許爲晁天王報仇之念，這一激，就激得全寨無不磨拳擦掌，務須新仇舊恨，一併清除，宋江與吳用，即想設法阻止，不僅找不出藉口，而且，還怕犯上衆怒，直疑兩人是另有心肝哩！

當下吳用與宋江商量又商量，吳用推着必須打聽曾頭市的虛實，才好發兵，於是，一差時遷，再差戴宗，左一個等候回報，右一個等候回報，拖延了十天半月，直到連楊林、石勇也逃回來了，對曾頭市的情形，也偵察得一清二楚，這時就無法再事延遲，只得正式商議出兵之計。據說：「曾頭市在市口紮下大寨，就用法華寺作中軍帳，還另分

五個寨柵，中寨是曾升，北寨是曾塗與副教師蘇定，南寨是曾密，西寨是曾索，東寨是曾魁。教師史文恭執掌總寨，數百里遍插旌旗，不知何路可進。」當然敵人既設五寨，吳用獻議也是分兵五路進攻。盧俊義初到山寨，見到有此立功的機會，連忙自動請纓，願作前鋒。這盧俊義，聲望高，本領大，雖是吳用千方百計將他誘上山來的，這不過是爲了增強梁山泊的實力。倘是他去攻打會頭市，以他的本領，當然不怕史文恭，不幸，史文恭果給他拿住了，這件事，就麻煩之極了。宋江忙道：「員外初到山寨，怎敢勞動？且暫時將養，將來，借重之處正多哩！」盧俊義是一心要爲山寨出力，全未考慮到其他情由，堅持道：「小弟與衆家兄弟，既經結義，就當甘苦與共，雖說能力有限，也當權充馬前走卒。」

全寨中，誰不知盧員外本領了得？值此用兵之際，正須高手出馬，公孫勝即道：「既是盧員外有此義勇，也不能強拂其意，就讓盧員外統領一枝人馬吧！」一衆兄弟，也都表贊同。

宋江眼望着吳用，他想不出推擋的言詞。吳用心念一轉，知道這事不能太過峻拒，反使兄弟們生疑，即道：「員外武藝超羣，人所共仰，但這行伍之事，全憑經驗，就請員外另引一枝軍馬，前去平川之地埋伏，只聽中軍炮响，便來接應。」盧俊義但求有出

征的機會，並不會考慮到要攻打何處。既是軍師如此安排，也就欣然應命。怎知道吳用所想的，另有深謀。盧俊義伏兵在平川之地，定是連敵人的影子也不能見到，還有何功可立？更莫說是捉到史文恭了。

然而，再分派了五路軍馬，宋江、吳用，自領中軍攻打會頭市總寨，也即是說，宋江正當史文恭這一寨。宋江不會打仗，自有兄弟們出力。任何中軍兄弟捉得史文恭，也就是宋江捉得史文恭了，平番蕩寇，多少將卒死傷，而最後的大功，當然是歸於主帥。這一點，吳用想得透，拉得穩，不愁鬼天王的遺言，會有何種變化。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這一仗打下來，會頭市算是螳臂當車，怎當得起梁山泊象頭領的掀天鬥志？第一陣，花榮神箭，將會塗射下馬來，呂方、郭盛雙戟並舉，登時命喪黃泉。繼着，史文恭率領曾家兄弟劫寨，又被花榮、解珍、解寶將會索殺死。梁山泊雖傷了李逵與秦明，仍是佔了絕大的優勢。會頭市之會弄，見折了兩子，而青州、陵州相約的兩路官軍又不見前來應援，心知大事不好，一心求和，於是派人傳書到梁山寨中，願意求和，並願將原奪馬匹奉還，還另備金銀，犒賞三軍。

宋江與吳用，看了這封信，喜不自勝。會頭市既願乞降求和，戰事就此終止，也不會有人捉得史文恭。大家的怒意，在會頭市求和中稍稍消歇，也不會再行硬要史文恭賠

命，則晁天王的遺言，也就可以從此不了了之。

宋江即要應承，吳用連忙搖手示意，並着下書人暫時在側廂稍候。宋江道：「軍師認爲不宜允他求和？」吳用笑道：「這當然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只是，就此應承，深恐衆家兄弟不服。」宋江道：「然則，應該怎樣？」吳用道：「哥哥稍待！」立即着人將時遷喚來，附耳囑咐一番，時遷即勿勿而退。繼向宋江道：「此事哥哥應該升帳，與衆家兄弟一共商議！」宋江忙道：「這怎使得？我們銳氣方剛，他們怎肯就此罷手？」吳用道：「哥哥就忘懷了！哥哥是主帥，軍令莊嚴，一切都須由主帥決定，誰也不敢反抗！」宋江道：「既是如此，又何必升帳共商？」吳用道：「我只怕必有人反對，而且必提出有關史文恭的問題。」吳用笑道：「這是天假其緣。衆兄弟中，魯莽從事的，就僅得一個李鐵牛，他現在已負傷，免了應卯，其餘諸人，縱有此心，小弟臨時幾句言語，他們也就不敢說話了！」宋江猛的一拍手道：「對，對！我怎的忘了李鐵牛這厮已不能應卯！」宋江確是最怕李逵的胡言亂語的。

過了一會，宋江擊鼓升帳，衆兄弟都來到中軍帳聽令。主帥升帳，衆將只有聽令的份兒。宋江首先道：「曾頭市主曾弄，自知錯誤，修函前來，乞降求和，這也是他的精明處，知道我們梁山衆家兄弟的厲害。這也全是有賴於衆家兄弟的神勇，使敵人先行喪

膽。他願送還所有刼去的馬匹，還另賚金銀，犒賞三軍。」剛說到此處，時遷自外匆匆入帳報道：「大哥，青州、陵州兩路官軍，已殺將前來，想是與曾頭市勾結，要將我們包圍。」吳用忙道：「共有多少軍馬？」時遷道：「詳細數目不知，但爲數一定不少，小弟不敢久延，先來稟報！」吳用道：「既是如此，辛苦你再去打聽清楚。」又繼道：「既有兩路軍馬前來，我們自當分兵迎敵。但官軍如與曾頭市早有勾結，則他們在地勢上取的是內外夾攻。而我們勞師遠征，糧運全須外給，爲今之計，且允下曾頭市的求和，也可免我孤軍三面受敵！」宋江連聲讚道：「軍師所見極是，即行回書應允。」帳下諸人，實在覺得這次出征，無乃有頭無尾，但，主帥之意已決，而且又是兩路官軍前來，如何抵擋，也頗費躊躇，大家就在遲疑中，不敢作一言，而宋江也就此退帳。

宋江這封回信，真也出於曾頭市主曾弄意料之外，求和已准，而且，所索的，只是奪自梁山的馬匹，與肇事者郁保四。對於射死鬼天王的史文恭，竟是一字不提，使得史文恭也放下了寬心。本應是化干戈爲玉帛，大稱宋江心願。然而，曾頭市送回的马匹，裏面就少了那一匹雪夜玉獅子。宋江對這匹馬，甚是注意，以前，曾經許下用這匹寶馬送給一丈青扈三娘，藉博美人歡心。現在，當然談不上了，而印象至深。不過，見到一丈青與王矮虎的和和睦睦，親親愛愛，宋江總有說不出的難過。明是一朵鮮花插在牛屎

上，這鮮花反而開得更嬌艷。宋江不敢再動扈三娘的念頭，而如果能給扈三娘一點刺激，使她能有悔不當初之感，這才覺得是一件高興的事。假如現在自己坐下這匹雪夜玉獅子，就會使扈三娘回憶起如能聽從自己，則這匹寶馬就當歸於她的跨下，這，未嘗不是撩發扈三娘感舊傷懷的好辦法。因此，宋江正帶領一班兄弟，檢閱馬匹，也是炫耀自己的威風之時，就向押馬前來的曾升道：「怎的不見那匹雪夜玉獅子？」曾升一時慌了，未曾考慮後果，照直的說道：「那匹寶馬，給了教師史文恭，所以不能取來！」提起史文恭，一衆兄弟，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齊道：「史文恭是我梁山兄弟不共戴天的大仇人，連人連馬，儘速送來，否則，我們即便殺將前去！」

宋江也未料到一言引出了史文恭，一時已悔之莫及。吳用望着宋江乾着急，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先前用瞞江過海的辦法接受了曾頭市投降求和，現在，一衆兄弟公然的提出了晁天王的大仇，尚有何可說？當着衆家兄弟，誰能道一個「不」字？晁天王的大仇如果不復，這聚義廳或忠義堂要來何用？這情勢，宋江與吳用都慌了，究竟是吳用能够當機立斷，即向曾升與郁保四喝道：「快着人將史文恭與寶馬一并送來，我們興兵前來，就是要爲晁天王復仇！」

宋江是看着吳用的面色行事的，也明知此際非表明這態度不可，否則，一衆兄弟，

可能就會散夥。至少宋江的寨主身份就不會再有人擁戴。宋江的那一份最大本領，就是那一副急淚，即刻施了出來，竟然跪下，當天一拜，嚎啕大哭道：「天王，大哥，英靈不遠，我們一衆兄弟，就要爲大哥報仇了。尙望在天之靈，大顯神威，助小弟等立即將史賊擒來。」他這一哭，哭得衆家兄弟，都忘記了原來和談的來往書信中，並未提到史文恭，但覺宋江哥哥義薄雲天，大家都不禁悲從中來，同聲一哭。哭得曾升與郁保四，更是驚得面無人色。

吳用作好作歹，勸住了宋江的痛哭，又向衆兄弟道：「衆家兄弟也不用悲哀，我們總須在今天爲天王報仇。且靜聽哥哥將令！」這是暫時鎮住一衆兄弟的感情衝動，作出魯莽行動，搬出將令，大家就非靜下不可，同時，將會升與郁保四扣押起來，待進入帳中，又悄悄將郁四一人喚入帳內，道：「你是江湖兄弟，當已看到了我梁山的威勢。曾頭市有何可恃？你當會知道。你如願爲我們立下一件功勞，前事不咎，還保你作一個本寨的頭領。」郁保四見到梁山衆兄弟，個個如龍似虎，曾頭市怎比得上？何況他也久聞梁山的大名，有此機會入夥，正也求之不得。卽道：「但聽軍師吩咐！」

這時，吳用已想透了，和是和不了，必須一戰，倘使史文恭真是曾頭市送來的，又可免去那「活捉史文恭」的麻煩。因此，囑郁保四回曾頭市，好好與曾弄商量，應該將

史文恭設計擒送前來。

吳用的計謀固然不錯，史文恭可不是傻瓜，郁保四回去會頭市之後，並未擒得史文恭，反給史文恭勸動了會弄，不惜全力一拚。會弄也是有心要為兩個兒子報仇的。結果仍是打了一場大仗。別的不打緊，偏是會頭市被攻破之時，個個都擒的擒，殺的殺，單單史文恭憑着他跨下的照夜雪獅子馬，無人追趕得及，給他落荒逃走了。史文恭脫離了險境，正待噓一口氣，恰是這平川之地，是盧俊義在此守株待兔，出其不意，輕輕的將史文恭活捉了。盧俊義將史文恭押回中軍帳請功時，這一着，登時將宋江與吳用都驚得呆了。一衆兄弟，見盧俊義擒得史文恭，立刻歡聲雷動，所有將卒，無一不為盧俊義而鼓舞。

吳用忙即傳令，拔寨回山，再行封賞。梁山兄弟，對封賞之事，並不注重，只要打勝仗，殺得痛快，如願已足。但，這次一舉而捉得鬼天王的仇人，那等於比每人封了一個萬戶侯還高興得多。宋江也唯有在這行軍途中，連忙向吳用討計。當晚安營紮寨，又會合了殺退了青州軍馬的關勝，與殺退凌州軍馬的花榮，更是喜上加喜，歡上加歡，却絲毫減少不了宋江心中的愁苦。直到夜靜更深，帳外但傳刁斗，吳用才悄悄來到宋江帳中。宋江急道：「軍師，這件事，回到寨中，就得作出一個決定了，軍師有何高見？」